

索南多杰 著



果洛格萨尔信仰研究

GUOLUO GESAER XINYANG YANJIU

民族出版社

索南多杰
著



果洛格萨尔信仰研究

GUOLUO GESAER XINYANG YANJIU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果洛格萨尔信仰研究/索南多杰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4.6

ISBN 978 - 7 - 105 - 13256 - 0

I. ①果… II. ①索… III. ①藏族—宗教信仰—
研究—果洛藏族自治州 IV. ①B928.2②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910 号

策划编辑:罗 焰

责任编辑:郎 洁

封面设计:翟跃飞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 张:7.125

定 价:24.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256 - 0/B · 623(汉 23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西北民族大学博士论文丛书

序 言

自1994年调入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至今，我专门从事《格萨尔》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20年光阴转瞬即逝。期间，稍感欣慰的是先后培养出历史文献学专业（《格萨尔》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五十余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格萨尔》学方向）博士生近十位，索南多杰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博士毕业后，经过两年多的沉淀、反复修改和洗炼，值此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果洛格萨尔信仰研究》即将付梓出版之际，他请我为之题序，我自是乐见其成，欣然接受。

《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上篇幅最长的史诗，比世界上著名的“五大史诗”的总和还要长。这是一部流传地域辽阔，影响众多民族的史诗。它诞生于藏区，流传于藏、蒙古、纳西、裕固、白等民族，甚至在国外，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也有人传唱。国际上研究《格萨尔》大概是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的藏族高僧大德和学者对其研究时间更早。相比之下国内作为学科化、系统化的研究则是晚近之事，尤其是精通藏、汉文的藏族学者以汉文形式来做专门的学术性研究的成果尚且为数不多。有人认为《格萨尔》史诗流传在中国，《格萨尔》研究在国外，从当今《格萨尔王传》研究作为世界藏学中的一门显学的现状来

看，作为本土文化的基础性和深层次研究，我们的学术工作还有待于更加专业和深入。

索南多杰选择区域性和民族性文化个性突出，史诗流布全覆盖，民间基础丰实厚重的玛域果洛为研究的田野点，以丰富的民间口传资料、风物遗迹、民间信仰与仪式为考察对象，以史诗与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关系、史诗与民族和部落的关系、史诗与区域和文化的关系、史诗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史诗的传承和保护的关系等的梳理和探究作为学术路径，借鉴民俗学、语言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做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玛域果洛以阿尼玛卿雪山、年宝玉则、扎陵湖、鄂陵湖、玛域上部十三峰、玛域下部九大山等雄浑壮美的自然景观与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民风习俗等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探险圣地，特别是在果洛地区流传广泛，传承艺人众多，传承形式多样，风物传说等文化资源富集的标志性文化——《格萨尔》，完全渗透到果洛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国内外《格萨尔》研究人员趋之若鹜的理想田野，有公心、肯施舍、爱民如子、忠义厚道的果洛品格显然是格萨尔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

果洛的格萨尔文化积淀丰厚、特色浓郁，正如一代奇僧更敦群培所说：“若想见到格萨尔时期的人，就要去果洛看看”。觉如母子被叔父晁同发配到玛麦域隆森多后，将人迹罕至的鬼域改造成福运之地；自阿玉迪至格热匝嘉的赛马活动中胜出并登上岭国的王位；在达日县修建岭国的都城“狮龙宫殿”；扎陵湖、鄂陵湖和卓陵湖繁衍生息了岭国最富裕的嘉洛、鄂洛和卓洛三大部落；阿达拉姆在桑日玛乡围猎并用动物头骨筑成阿达肉城等，这些风物传说与果洛阿什姜本、航青本和班玛本三位先祖领导部众从班玛谷地转战到玛多等地游牧的部族历史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对果洛人而言格萨尔就像所有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佐料盐巴一

样：“不唱与格萨尔无关的曲子，不说与格萨尔无关的谚语，不供与格萨尔无关的神灵”。格萨尔文化融入到他们的血脉，凝结成他们的精神。果洛人在调解纠纷、预言先兆或信使往来时，非常注重口才的发挥，常常以史诗《格萨尔》中的人物打比喻，谚语信手拈来，形象贴切，言语生动，果洛藏族的口语是史诗语言的翻版或活化石。上述所有现象均源于果洛人民对格萨尔的虔诚敬信。

在果洛人的心目中，英雄格萨尔既是他们的偶像，也是他们的根本怙主，《格萨尔王传》是果洛少儿百读不厌的扫盲教材。过去，果洛地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大多是说唱《格萨尔》史诗或表演《格萨尔》藏戏等，《格萨尔》史诗带给他们的乐趣是他们最好的精神食粮和心灵慰藉，《格萨尔》说唱艺人在果洛地区很受欢迎，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活佛、堪布。正因为如此，果洛才生成了“格萨尔艺人类型众多，格萨尔文化底蕴丰厚”的地方文化生态。

历史上，钦兹·益喜多杰、佐钦·班玛仁增、噶陀·才旺诺布、居米旁·朗杰嘉措、德尔顿·久美多杰、宗德·更藏尼玛、朵钦兹·益喜旺布、都均·久扎益喜多杰等著名贤德高僧根据格萨尔信仰的现实，创作出《格萨尔召央仪轨》、《格萨尔煨桑赞词》、《格萨尔长寿祈愿经》等多部修供经典。他们还将格萨尔说成是三怙主的化身、贤劫千佛的心子和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千方百计地将格萨尔纳入藏传佛教的神灵系统，使之成为神圣的信奉对象。特别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把格萨尔从一个英勇神武的部落首领转化为战神，又从世间神灵上升为今生来世的怙主本尊，这一过程充分说明果洛的格萨尔信仰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深入分析、研究果洛格萨尔信仰这一文化现象，既可以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又可以理清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史脉络及其生成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格萨尔》文化在国家层面得到了重视,果洛州各级人民政府与当地群众一道为保护、传承和发扬藏族史诗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在学术界,诸如降边嘉措、杨恩洪、诺布旺丹、丹曲、李连荣等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对果洛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深入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果洛、扩大影响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格萨尔信仰,特别是以特定区域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索南多杰读博期间正好赶上我主持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大型格萨尔文化数字资源库建设及其应用研究》的验收和国家社科西部项目《藏传佛教宁玛派修供仪轨中的格萨尔信仰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的实施阶段,他参与查询、核对了大量的文献与口碑资料,其博士论文选题经过严谨、科学的查新并反复斟酌后确定,以文学、宗教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互补的研究方法,专题研究果洛地区的格萨尔信仰,是《格萨尔》学研究的创新之举。研究果洛的格萨尔信仰场域和文化空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果洛众多格萨尔拉康的兴建与格萨尔王的偶像(抑或是怙主)地位关系密切,对形成果洛的部族品格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研究果洛的格萨尔信仰,为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拓展格萨尔研究领域、完善格萨尔文化学科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证和实践价值。

索南多杰博士兼通藏、汉两种文字,其硕士学位是藏汉翻译专业,具有较高的翻译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博士学位专攻《格萨尔》,他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8部,可以说成果斐然。在撰写本论文期间,他多次深入田野,走访了丹贝尼玛活佛、久美多杰活佛、红格多杰活佛和诺尔德等多位果洛地方学者及昂日、格日尖参、才智等近30名格萨尔文化传承人;共搜集到《格萨尔》说唱文本近20部,《格萨尔修供仪轨》近10部,《格萨尔》藏戏剧本3部,《格萨尔风物传

说》40篇；获取了第一手文献及口碑资料，客观详尽地分析、研判了格萨尔信仰在果洛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诚如杨恩洪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概览》中所说的：“尽管我们面临着《格萨尔》的口头传统濒临衰亡的严峻局面与挑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始终是共存的。庆幸的是，我们仍然生活在史诗活形态存世的时代，与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的研究者相比，我们有幸面对《格萨尔》艺人及其演唱这一活生生的口头传统，只要我们肯付出艰辛走向田野，就可以捕捉到这一口头传统的脉动，通过观察、记录、研究，为世界史诗研究增添鲜活资料，以研究指导抢救与保护”。相信，《果洛格萨尔信仰研究》的出版，必将成为走进果洛、解读格萨尔信仰的首选读物，也必将是研究区域格萨尔文化的必读成果。

兰却加

绪 论	1
第一章 果洛格萨尔信仰语境	34
第一节 自然与人文环境	34
第二节 信仰环境	48
第三节 格萨尔信仰及其特征	67
第二章 果洛的格萨尔信仰场域	75
第一节 遍布果洛的格萨尔拉康	75
第二节 以山巅为基的格萨尔拉则	76
第三节 家庭单元的格萨尔却康	80
第四节 布满山川的格萨尔风物遗迹	81
第三章 果洛格萨尔信仰的通神媒介	86
第一节 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大德	86
第二节 扎哇（圆光者）	88
第三节 拉哇（神汉或通神之人）	103
第四节 毛哇（占卜者）	105

第五节	仲巴	110
第六节	果尼日（伺神人员）	110
第四章	格萨尔信仰的符号与象征	112
第一节	“央达”（福运箭）	113
第二节	镜子	122
第三节	隆达	123
第四节	格萨尔“顺阔日”	126
第五节	东格日叶启	129
第六节	格萨尔“朵日玛”	130
第五章	格萨尔信仰的仪式与展演	135
第一节	说唱史诗	137
第二节	演出格萨尔剧	139
第三节	格萨尔煨桑祭祀活动	145
第四节	招“央”祈福	149
第五节	转果拉	151

第六节	格萨尔修供仪轨	151
第六章	格萨尔信仰在当下的现实及学术 意义研究	153
第一节	格萨尔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 磁场	154
第二节	民族区域文化的统领标识	162
第三节	民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163
第四节	“医治百病”的“特效药”	164
第五节	生态安全的理念屏障	166
第六节	加强民族团结的常青树	170
结束语		173
参考文献		175
后 记		183

绪 论

一、民间信仰的概念及其特点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人某物或某种主义、学说、理论等的极度信任和景仰，以至在它面前表现出敬畏和依赖感，并神圣地奉为自己行为的典范和指南。民间信仰指流行在一般民众尤其是农牧民中间的神、祖先、鬼的信仰，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world-views）和宇宙观（cosmology）的象征体系。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作用。

在我国，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 20 世纪的 20—30 年代曾经引起过顾颉刚、费孝通、柳诒徵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民间信仰被打入冷宫，特别是当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大陆绝迹后，就再也无人问津，研究则更加无从谈起^①。直到

^① 王健：载《史学月刊》，2005（1）。

1979年顾颉刚、钟敬文等先生发起《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民俗学、历史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学界的学者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民间信仰属于民间意识形态，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个密不可分体系。民间信仰是指民众在自然的生活形态中形成的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物象的信奉与祭拜，范围涉及原始信仰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的世俗化、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民众的巫术行为。民间信仰是民众的精神生活世界，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对民间信仰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信仰是指民众的一切超自然崇拜行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因此，民众无论是独尊真主、上帝还是信仰佛陀、神仙，都可以称是民间的信仰。狭义的民间信仰，专指非正式宗教之外，民众的超自然崇拜行为。^② 目前学内民间信仰研究都是指狭义的“民间信仰”，如董晓萍认为民间信仰是“指人们按照超自然存在的观念及惯制、仪式行事的群体文化形态……核心是‘超自然观’。它大致相当于宗教的教义。但教义是抽象的宗教观念，民间信仰则是具体实在的东西。”^③ 钟敬文先生提出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④。乌丙安先生列举了民间信仰习俗与宗教信仰的不同之处：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没有一定的至高信仰对象；没有支配信仰的权威；没有形成任何信仰宗派；没有其信仰的完整体系；没有可遵守的一定的规约；没有

① 万建中：《中国民间信仰》，28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② 鄂崇荣：《土族民间信仰解读》，4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③ 董晓萍：《民间信仰与巫术论纲》，载《民俗研究》，1995（2）。

④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18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专司神职的职业人员；没有进行信仰活动的固定场所；没有特定的法衣法器和仪仗；民间信仰者没有自觉的信仰意识，从来都是自发的或盲目的。^① 赵匡为先生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 与传统宗教同起着互相补充和发展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动关系，是中国社会民间信仰经久不衰，长期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2. 中国民间信仰满足个人现实愿望的功利性目的是与人为宗教不同的特点，它更直接反映了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愿望和精神追求；3. 带有较鲜明的功利主义‘请神拜佛、烧香求签’，成为民间信仰最主要的表达形式；4. 佛道不分和亦佛亦道，广大群众对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并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一样，从而出现了一批亦佛亦道的信仰形式和信仰组织‘玉皇、关帝、观音、弥勒、真武、妈祖、龙王、财神等神祇，成为大多数民间信仰普遍崇奉的偶像’。”^②

民间信仰的特点也是很鲜明的：它在时间上有较强的历史传承性；在空间上有较广泛的社会传播性；在形式上有一定地域性和历史的变异性；在内容上有实用性和功利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在作用上有狭隘性和保守性。民间信仰和宗教性民俗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与原始宗教或自然宗教的文化血缘关系极密切，其中有些信仰直接来自原始自然崇拜或祖先崇拜，但它们同文明社会宗教却离得比较远，区别也比较明显。但果洛格萨尔信仰介于原始信仰与文明宗教之间，兼容并蓄，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

民间信仰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民众之中，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基础。在信仰群体或

①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271~274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② 赵匡为：《新世纪中国民间信仰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4月8日，第3版。转引自鄂崇荣：《土族民间信仰解读》，5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

信仰社会里，人们往往会谨守信仰，并且遵守信仰规范中的每一种行为准则。在藏族社会里，遵守信仰准则在千百年来一直是自觉地潜意识的行为，尤其是古代社会，信仰规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比法律还要严厉。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要受信仰的约束，如果违反信仰将会受到来自家族、部落甚至国家的严厉惩罚。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里，有一段关于格萨尔大王的叔叔晁同被霍尔国大王白帐王擒获，在白帐王的威逼下，两人喝热血，吃生肉，狼狈为奸，发毒誓成为生死之交。晁同将岭国的情况和盘说给白帐王，由此在后来的战争中，岭国的大将嘉察、聂察阿丹、司盘等相继战死，王妃珠牡被抢，城池被毁。^①虽然，这只是史诗故事，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民间信仰强大的威慑力，说明在古代既然发誓就必须遵守，否则将会受到神灵的惩罚，起着类似于准法律的作用。“民俗控制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民俗自身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范要求其民众群体无条件地遵守，如有越轨行为就要受到民俗规范的严惩；另一种方式则是民众群体中的个体在其习俗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习惯，能够自觉地恪守民俗规范的约束，这些民俗圈中的个体一旦违背了民俗规范，就会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警戒和自我惩罚，以避免类似违背民俗的现象再度发生。”^②实际上民间信仰的控制功能更多的体现在禁忌上。禁忌就是被禁止或忌讳的言行，在民间禁忌就是信仰当中的一部分，是一种由于敬畏神灵而产生的自觉地行为规范。果洛民间的信仰当中这种禁忌随处可见，就像他们所信仰的人身上天生就有地方神、父族神、母族神、战神、生命神等五守舍神，正因为如

① 王歌行、左可国、刘宏亮整理：《岭格萨尔王》，176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② 叶涛、吴存浩：《民俗学导论》，24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此，果洛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别人拍他的肩膀或摸他的头，否则认为会冲撞神灵，害眼疾、中风等疾病；不会在阿尼玛卿、年宝玉则及扎陵湖、鄂陵湖等神山圣湖乱砍滥伐，以免冲撞山神或龙神，招致病灾厄运。

二、藏族民间信仰的源起及其范畴

生活在世界第三极并处处受到自然威胁的藏族先民们，根据自己的生存环境和赖以生存的自然产物创造了许多许多的神灵。这些神灵“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川，甚至土石、草木、禽兽，包括一切万事万物在内”^①。天神可以佑助人类，给人们带来幸福。念神是地上空间的神灵，如若触犯他们，人畜就会遭殃，因而必须虔诚供祭，福泽才会降临。龙神在水中，是财富的象征，如果供奉他，会给人类带来财运，否则就会招来疾病和灾害。基于这种观念，神、念、龙三神便成了藏族先民祭拜的对象。以这些神灵的崇拜和祭祀为代表的藏族民间信仰产生以后，通过多条渠道发生作用，既有民俗繁复的活动，也有民间文艺反复的讲唱等使民众迅速接受。这些讲唱形式的主要内容，贯穿着西藏民众善恶、美丑等伦理道德观念。民众在接受讲唱文学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含蕴于这些文学之中的信仰思想。^②

民间信仰以广大的乡村牧区为土壤，它是以农牧民为主体的各种信仰，内容相当庞杂，既有远古时期的巫教巫术，也有民间的方土方术，还有神仙传说、对各路自然神的崇拜、阴阳五行风

① 王辅仁编著：《西藏佛教史略》，15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② 林继富：《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4~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